

张兴元 著

『这是一部很「抓人」的好小说！』这是来自读者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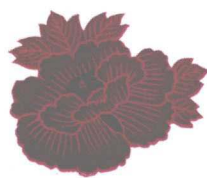
女儿桥

女儿桥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兴元 著

女儿桥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儿桥/张兴元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6

ISBN 978-7-80623-964-3

I. 女…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12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开本 16

邮政编码 450011

印张 19.5

本社网址 www.hnwyCBS.cn

字数 248000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版次 2008年6月第1版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纸张规格 640毫米×960毫米

定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2008年6月5日

序

孙荪

大约五年前,我同老作家张兴元有一个约定:要为他的新长篇小说写序。那是我们河南作家代表团同游沿海的一段日子,他的“归园田居”的生活感受吸引了我。他说他从报社副总编辑的位置退休以后重新拾掇了黄河故道的老家,每年春秋回去住一段,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扑面而来,改革开放后的乡村也有某种陌生感令其新鲜。写作的冲动不断袭扰他,一部长篇小说正在酝酿。我了解张兴元对中国乡村生活的深厚积累,他的大量中短篇小说所显示出的创作功力,依我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感悟,我断定八成要出好东西。于是,我们爽快地做了预约。

2007年年初,他的长篇新作《女儿桥》杀青了,4月他送给我,我读了后,在高兴之余提了一些修改建议,不久他又把修改稿寄来。这样我前后读了两遍,书中的故事、人物在我心里已经有些活了起来。

我多少有些资格可以告诉读者:这部小说何以值得一读了。

作为一个老作家,其兴趣似乎不在编织曲折好看的故事,而在于写生活。但是小说不能没有故事。小说叙述了黄河故道的一个叫杏花村的偏僻的村子,在最近一二十年间的变化过程,也就是村

民们努力致富的过程。除了单个进城打工,主要是两个大动作:成规模地栽苹果树、养奶牛。不是群众运动,不是自上而下,没有热火朝天,而是市场经济下的新方式、新方法,不免有些新的曲折复杂。一个村子的致富还牵扯到县里甚至省里的官场,捎带着揭开了官场的一角,展现了当下世道人心之一斑。

作者的更大兴趣在人。人物不多,主要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四五个人物,都写得到位而且到味,质朴而真切,带着当下时代的特征并且是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张兴元的眼睛主要盯着青年人,小说所写的人物青年人占大多数,都写得相当鲜活。这是颇不易的,说明张兴元的心态是年轻的,对乡村变革的主要力量把握得是准的,对当下乡村是熟悉的。

当然,小说最重要的收获是推出了一个女性形象:杨月华。这个经历了难以承受的生活的艰难的青年女性,浓缩了这个时代底层百姓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但是,在生活的困难面前特别是情感的磨难与煎熬中,她又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强者。她以自己的美丽、柔韧、智慧、包容乃至慈悲,从人性出发十分自然地打通了所谓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壁垒,以自己的方式妥善处理了同五个男人的关系,特别是同一家三兄弟的关系。同时,她为全村的富裕与进步作出了贡献。

小说以不动声色的叙述塑造了月华这样一位本色的美丽善良的甚至可以说是纯粹的圣洁的圣母式的女性。我猜想,这部小说的写作冲动就是作者为了写出自己心目中这样一位女性。因为作者心中有太多的爱要献给这样一个为他人献出全部爱心的爱神,所以,他的心中温暖,笔墨滋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善,更多的爱。善和爱是大美。在道德失范物欲横流的背景下,我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对此我十分赞赏。

这部作品说明,年龄大对作家特别对小说家来说,不应是问题,而应是资本。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理解,语言的感觉,叙述的技术,都是优势。关键是作家的心态和心境。兴元写这部作品时特别是写杨月华时似乎回到了青年时代,也许是作者对自己青年

时代的情感积蓄的调动和开发。这一点对大家都有启发。

作为这部作品最早的读者之一,在祝贺它出版的时候,我以这些话和后来的读者交流,权作为序。

2007年11月于河南省文学院

(孙荪,著名文艺理论家,原河南文联副主席,文学院院长)

目录

001 // 序

001 // 1. 新婚之夜,月华发现躺在自己身边的不是她心中的那个英俊青年。

008 // 2. 这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里仅留下月华和二傻。月华心里有点害怕。

018 // 3. 杏林深处响起甜美的歌声,嫂子提着一只小竹篮,沿着黄河大堤走来。

024 // 4. 花大姐爬上那座小山,好像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032 // 5. 胖婶一个电话打来,派出所就把二傻放出来了。

038 // 6. 二傻实在没有想到,天上竟掉下一个漂亮媳妇。

049 // 7. 这次你得报个名牌大学,到时候嫂子去看你,也好风光风光!

055 // 8. 两个年轻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在那绿草地上滚了两下,就不动弹了。

061 // 9. 运来一定在那片杏树林子里等着她,是不是再来一次热烈拥抱和亲吻呢?

069 // 10. 现在咱村党的负责人不在家,就由我这个老党员出面吧!

- 073 // 11. 嫂子毫不犹豫地就把那夹克衫穿在了身上,做出几个优美的身段造型。
- 079 // 12. 运昌外出想挣大钱,想不到刚出门就落入陷阱,再难脱身了。
- 085 // 13. 吴运昌成了抢劫杀人犯,一道通缉令撒遍全国各个角落。
- 091 // 14. 月华从坟地回来,让她感到一种悲哀,但又包含某种轻松。
- 096 // 15. 一条大河横在面前,她立在一座高高的山崖上,已无路可走了。
- 099 // 16. 面对餐桌上的饭菜,运来真想来个风卷残云,尽情享受一番。
- 104 // 17. 石老五心想,你就是块石头,时间长了我也能让你暖热!
- 109 // 18. 你把我的腿打断吧!有了这双好腿,我还会跑的,我管不了我自己啊!
- 113 // 19. 石老五高举起铁锤,月华的心提到嗓子眼儿。
- 121 // 20. 这哪里是请他做辅导,而是变个法儿为他提供一个特殊赞助。
- 128 // 21. 要是能从省里要来一笔扶贫款,我先支持你们家乡脱贫致富!
- 136 // 22. 临行前郑主任给月华上了一课,她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有听懂。
- 140 // 23. 爱情就是彼此需要。要是等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主动跟你分手!
- 149 // 24. 贪官是狗,你扔给它块骨头它就向你摇摇尾巴,你再扔给它块肥肉它就会跟你走。
- 153 // 25. 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月华经历了一场复杂的人生裂变。
- 162 // 26. 月华穿上那件劳动服,为自己设置一个保护圈。

- 167 // 27. 月华逃出舞厅,生出一番感慨:城里人真会玩!
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 173 // 28. 月华握着这厚厚的一沓现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
- 181 // 29. 月华本来是执行刘宁交代的秘密任务,没想到自己反而被郑主任利用了。
- 190 // 30. 刘宁勉强笑了笑:“这扇门永远对你敞开着。”
- 195 // 31. 如果一个人永远不忘记偿还别人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也就少了许多阴谋和诡计!
- 200 // 32. 一句话说到了月华痛处。当她回到家,顿时感到一个独身女人的孤苦。
- 206 // 33. 你像那田野里的矢叶菊,虽然朴实无华,但却芳香四溢。
- 214 // 34. 我什么事也不管,一个心眼扫大街,权当自己是瞎子是聋子是哑巴,这总行吧?
- 223 // 35. 玲玲挺直身子,向大伙呼叫说:“谁真心要刨,我把你家的果园承包了。”
- 229 // 36. 乡村医院实在不像样子,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孩子仍迟迟不愿跨出那道门户。
- 235 // 37. 女人原本是一块黄土地,是专供男人耕种的。
- 245 // 38. 当你摸清家乡的现实情况,也许你会改变你的就业方向。
- 250 // 39. 啊,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三人共同作出三项不寻常的决定。
- 257 // 40. 这个美丽的“瞎话”比讲道理有力多了。村民瞪着两眼听着……
- 262 // 41. 月华冒出这念头,实在有点开创精神。然而——
- 265 // 42. 月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没有错,只是对二傻有点过分痴情了。
- 273 // 43. 我从小就失去了母爱。嫂子来到咱家,我打心眼

里感到亲啊！

278 // 44. 月华终于说出自己深埋心头的想法：“你二哥运良，对我挺好的！”

288 // 45. 盈盈做了个鬼脸儿说：“要是果果能有这样的妈妈，那该多好啊！”

291 // 46. 上了几年大学像换了个人儿，那令人头疼的事他却吭不吭地解决了。

298 // 尾声 村头那棵老槐树下的巨钟又响了起来，钟声昂扬、激越。

301 // 后记

306

314

323

332

338

342

350

357

362

372

1. 新婚之夜,月华发现躺在自己身边的不是她心中的那个英俊青年。

新婚之夜是短暂而漫长的。短暂得似乎一眨蒙眼儿就过去了,漫长的是她期待了好久好久。在这短暂而漫长的日子里,月华心里充满的是紧张和好奇,是欣喜和惊慌。然而此刻,这一切全都过去了。原来婚姻竟是这么简单,这么明确。两个年轻人的肉体刚贴在一起,没有任何过渡,也没有任何犹豫,二人心照不宣,直奔主题,完成了那个从姑娘到媳妇的演变过程。

起初,她像被放置到一只小船上,平静地航行在一条弯弯的小河里。两岸是绿树,是红花,是一眼看不到边儿的好庄稼。那河面越来越宽,风浪也越来越大,颠簸得她有点发晕,再无心欣赏两岸的景色了。突然,前面遇到一道瀑布,那小船一下栽到深潭里,吓得她“哎呀”一声。但她并没有被淹没,那小船托载着她从深潭里浮了出来,飞速地驶向大海。那大海波涛滚滚,她时而被推向浪尖,时而被卷进浪谷,她整个心都悬了起来。她在心里求他,快上岸吧,我怕,我怕!可他好像没有听到她的呼叫,继续把那小船推向大海深处。一股大浪向她袭来,她一下沉没在大海里了……当她醒来时,好像置身在一片松软的沙滩上。那沙滩好温暖,她平躺在上面,尽情地享受着那清风,那涛声,还有那不知从哪儿传来的鸟儿的歌唱声。

这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激动和喜悦，她深深感谢他，让她经历一次人生惊险的航行。两颗原本陌生的心也似乎靠近了好多。所以，当她醒来之后，她对躺在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便多了一分感激，多了一分敬慕。她将跟这个男人生活一辈子，可她对这个男人还很模糊，还很生疏。在相亲时，她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在举行婚礼时她也没敢抬头。她含着羞涩，也含着满足，走进了洞房，直到夜深了，闹新房的人陆续走了，她像一只驯服听话的小猫，偎依在他的怀抱里，一切全听从他的摆布。

窗棂上出现鱼肚白，这标志着天快明了，他还呼噜呼噜地扯着鼾声，那胸脯一起一伏。她要趁这机会把他仔细看一看。女人在男人眼里是一朵花，男人在女人眼里则是一棵参天大树。今后她将偎依在这棵大树旁，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一生也许平平淡淡，也许灿烂辉煌。无论灿烂也好，平淡也好，两个人一旦结合在一起，就难以分开了。

她两眼发涩，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她几次想睁开眼，但两眼仍紧紧地粘在一起，没能成功。她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在这朦胧中脑子又似乎很清醒。她觉得这一夜太难忘了。她感到奇怪，男人怎么有如此神奇的本领！她甚至还想看看推着她在大海里航行的那个他。他是那样生气勃勃，那样高大威武，那样气势磅礴，那样势不可挡！他像游弋在大海里的一条蛟龙，时而能翻江倒海，时而又波浪不惊。啊，男人！这就是男人吗？平时看来他还是一棵娇嫩的小桐树苗儿，怎么突然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是的，她想看看他，看看他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男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她都想把他看个够！

窗外射进一缕晨光，照在她脸上。她粘在一起的两眼终于睁开了。他侧卧在她身旁，依然甜蜜地扯着轻轻的鼾声。她先看看那脑袋，又看看那肩膀，最后她又探身看看那张陌生的脸庞——

此时，月华心头像打个雷，浑身猛地一震，睡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是谁？

月华猛地推醒身边的这个男人，急促地问：“你——你是谁？”

男人翻了个身,又睡了。

月华急忙穿上衣裳,声音颤抖地说:“你到底是谁?你怎么躺在我床上!”

那男人终于醒了过来,揉揉眼说:“你说我是谁?我是你男人——运昌!”

月华像躲避凶神恶煞似的急忙跳下床:“运昌?你不是运昌!运昌比你年轻,比你漂亮!”

运昌反问她:“运昌不是我,还能是谁?”

窗外闪过一个年轻人的身影,他正在打扫院子,那刷刷啦啦的声音显得亲切而有节奏。月华忙指着窗外那青年,说:“是他,是他,就是他!”

运昌得意地笑了笑:“那是我三弟运来,是你看花眼了吧?”

月华惊愣了一下,终于发现自己是被欺骗了!她急忙冲出房门,不顾家人的阻挡,一口气跑到自己娘家,往娘怀里一趴,就哭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娘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切,对女儿的到来并没感到惊愕,也没感到惊慌。月华在娘家住了三天,婶子大娘纷纷来劝说,她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大体轮廓。

原来她是跟吴家老大换的婚。吴家的女儿嫁给她杨家的儿子,她作为杨家的女儿自然要嫁给吴家的儿子了。吴家的女子嫁给杨家的儿子是自由恋爱的,这很合乎历史潮流。只是她作为杨家的女儿许给吴家老大,就有点委屈她月华了。作为吴家的老人,吴老忠把话说得很绝:“我吴家就这一个女儿嫁给了你杨家。你杨家也有女儿,嫁给我吴家一个,还不行吗?就是不嫁也行,你给我准备足够的彩礼,让我吴家也能娶上一个媳妇。我这要求总不为过吧?”杨家权衡利弊,还是选择了第一个方案。但是杨家老人也知道,若是让月华去跟吴家老大见面儿,那肯定会蹬蛋。于是在相亲那天,在男女双方约定的那片小树林子里便出现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吴家老大,一个是吴家小三。吴家小三圆脸蛋,高个头,像一棵追了化肥的泡桐苗,显得水嫩而茁壮。那吴家老大——不说了,

不说了！所以，当月华问：“哪个是运昌？”那位陪她相亲的婶子便来个李代桃僵，指指吴家小三说：“就是那一个——”

眼下年轻人的婚事仍处于半自由半包办的状态，其自由的成分也仅仅是见一面。这也难怪，乡下人生活天地狭窄，社交范围有限，特别是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人们从家门走到地头，从地头又回到家门，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大大局限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就是本村人都难得见上一面。订婚时能让你见上一面，已是对你的很大照顾了。何况月华是换婚呢？那自由度大大打了折扣，见一面变成了远远地看那么一眼。虽然这一眼颇令月华满意，但她仍要突破这个限制，力争多看上一眼。她曾装作赶集上店的样子，打杏花村路过，对吴家的男子侦察了一番。可惜她第一眼就认错了人，那暗访只能让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她发现那棵小桐树苗不仅长得水灵，更讨人喜欢的是他还是个高中生，在班里学习成绩也是拔尖儿的。今后若是考上大学，跃出农门，在城里找个工作，我这农家女不是也能跟他一起到城里享福去吗？村里有个婶子当年嫁了个洋学生，受了半辈子苦，最后来个农转非，也住上高楼，成了人人羡慕的城里人了！农村姑娘有啥好前程？她们把自己的命运全捆绑在男人身上，期待男人日后有个好前程！所以，当父母再次征求她的意见时，她便羞答答地说：“俺没意见！”

爹娘怕夜长梦多，就来了个趁热打铁，急匆匆把婚事办了。这换亲图的是省钱省事，既没有互赠高额彩礼，也不摆酒席宴请亲友，甚至连结婚证也没领。他们只是草草拜个天地，就进入了婚姻的实质性阶段。月华沉醉在对未来生活的遐想中，她何曾想到躺在自己身边的不是自己看中的那个男人呢？

婶子和大娘纷纷来劝她，这个说：“染缸里倒不出白布来。”那个说：“生米已做成了熟饭！”月华在娘家直哭了三天，最后打动她心的是大哥的一番话。大哥说：“妹子，是大哥对不起你。你要是真不同意，那我就把你嫂子送回她娘家。大哥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让妹子受委屈！”

大哥是她杨家唯一的一条根，要是大哥打了光棍，这杨家不就

变成绝户头了吗?乡下人最看重的是传宗接代,是传承香火。如果没有这一条,全家人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和动力。仅仅在这时,月华才对大哥说:“我不能让你打光棍,我不能让嫂子离开咱杨家!”

说罢,月华就独自回到杏花村,回到吴家去了。

月华不再跟吴家老大睡一张床,更不让运昌沾她的边儿。这让老大很恼火。他问:“你既然做了我的媳妇,为啥不跟我一块儿睡觉?”

月华不吭声儿,只把被子紧裹着,蜷缩成一团儿,躺在床上晃。

吴家老大推推她:“你是嫌我长得丑,还是嫌我家里穷?”

月华只把被子裹得更紧,把脸儿掩得更深。

吴家老大却冷笑一声说:“我知道,你喜欢的是三弟,而不是我。可咱已拜堂成亲,生米已做成熟饭,你就是后悔也晚了!”

月华一骨碌坐起来说:“我就是喜欢三弟,喜欢运来!当初相亲时我看中的就是他,是你们合伙欺骗我,我要去乡政府控告你们哩!”

听了这话,吴家老大一下害怕了。因为他们没领结婚证,这婚姻是不合法的。若月华真的闹到乡政府,那可就麻烦了。吴家老大只得耐心劝说月华说:“你想嫁三弟,这可能吗?你仔细想一想,三弟马上高中毕业,要是考上大学,他会爱上你这个农家女吗?要是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不是跟我一个样儿吗?”

这话倒叫月华犯了思索。我爱运来,运来会爱我吗?月华忽然想到娘家嫂子,当年她也是个农家女,嫁给了一个大学生。大学生去上大学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是那农家女把自家的衣服改了改,让那大学生穿上去了省城。农家女挑起生活的重担,让那大学生读完了大学,参加了工作。那大学生是个有良心的人,他对那个农家女一直感情深厚。现在农家女也成了城里人,开了一家小商店,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当初她所以看中运来,就是想走娘家嫂子的路。但是,经过这场婚事,他……他——,月华一下茫然了,不知说什么好了。

吴家老大见月华不吭声,进一步劝说她:“你想嫁给三弟,不就是想离开农村,到城里去享福吗?其实,你嫁给我也一样,我也能让你进城,让你像城里人一样享福。”

月华瞪了他一眼,高声大嗓地说:“看你吹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守在家里打坷垃,有啥前途?!”

吴家老大一拍大腿站起来说:“我也知道这穷窝窝里刨不出金娃娃。明天我就外出打工,不混出个人样儿来不再见你!”

月华也把胸脯儿挺了挺:“好,男子汉说话要算话,不能用自己的巴掌打自己的耳光!”

吴家老大“喷儿”一声笑了:“不是等着跟你办喜事,我早到南方打工走了。”

月华问:“真的?”

吴家老大一下把月华抱了起来说:“你叫我再那个一下,明天我就走!”

月华猛地用脚一蹬,把吴家老大蹬到床底下:“不行!你吃了这碗甜米饭,就舍不得离开家了!”

吴家老大好气恼!第二天一大早,他扛起一个小包袱,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一对新婚夫妻竟这样简单这样草率地分了手,连吴三运来都感到嫂子对大哥有点儿太残忍了。他送哥哥到村前,还一再交代:“大哥,你到啥地方打工,一定来个信,免得家里人牵挂!”

不知是大哥没听见,还是不便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吴家老大竟对三弟的关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就跨过村前那座老黄河大堤,消失在那片绿树丛里了。

望着大哥走远的身影,吴三禁不住流下一串眼泪,显然这对亲兄弟还是挺有感情的。仅仅在这时,月华才正面看看吴三。啊,多么英俊的青年!当初就是他误导了自己,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喜爱的人。月华狠狠瞪了他一眼说:“看你长得人五人六的,心眼咋这么坏?”

吴三自然理解嫂子的谴责是什么意思,他坦然一笑,忙为自己

辩解说:“我好冤枉啊!那天大哥去相亲,我也想看看新嫂子是什么模样儿,就跟哥哥一块儿到那片小树林子里去了。”

月华撇撇嘴:“哼,你净瞎说!那小树林子里我就看见你一个人呀?”

吴三那对大眼睛一忽闪,似乎在作惊异状:“不可能吧?大哥就站在我身边,俺俩离得没有两米远!”

“两米远?”月华眉宇间凝出一个问号,是陪自己相亲的嫂子故意指错了人,还是自己被吴三的俊模样儿打动了心?不,不!这一切全是两家老人精心安排的!这个吴三肯定充当了李代桃僵的角色。唉,这会儿生米已做成了熟饭,我还能说什么呢?

吴三倒会讨好嫂子。他说:“这是生活的巧合,也是命运的安排。要不然,我哪会得到你这么漂亮的嫂子啊!”

“你的嘴好甜!”嫂子最终还是被吴三逗笑了。这是她到吴家以来第一次发出笑声,那笑容虽然有点勉强,但在吴三看来却很灿烂。